



佛教的步驟

(行果篇)

念 生

十、淨業的認識

往年發願日課佛號萬聲，曾撰聯求羅復堪居士寫成，「日課萬聲，滅多劫重罪，當前一句，是往生正因。」書法甚佳，因避匪遺在大陸，不知他日是否尚能尋獲？

問：念佛時，雜念起落不停奈何？答：任他起落不停，只是心不離佛，擬一聯云：「帆利不妨濁浪湧，日高一任亂雲遮。」

淨業行人，戒律精嚴，心不外馳，嘗擬一聯云：「戒香馥郁圍行樹，定水澄清接寶池，這聯較前聯更進一步，偏重觀想方面，已求于右任院長寫成，作為努力的目標，而實在未能到這程度。若果能戒香定水融會西東，則現生已不離安養，一旦四大分離，像由甲城到乙城一樣，還有什麼生死之相可得呢？

具足衆戒，固是上乘行業，若其不能，必須戒殺斷肉，決定生西日課有兩句話，「未有日啓鸞刀，而能生安養者。」向闕至此，為之凜然。論其理由，已詳第一節。我佛為三界導師，四生慈父，食衆生肉，就是不願學佛。甚至謂佛本食肉，無異於說父食子肉，這話應該負怎樣因果責任，不待煩言。人到老時病時，淫盜諸業，不斷自斷。雖這一件事，因老因病而更加增進，這是學人所應早自抉擇的。若顧慮營養問題，儘可乞靈藥物，以現在醫學的進步，種種維他命的發明，素食不缺營養，當然可以辦到。食肉的人，不應再以缺乏營養為藉口了。

斷除煩惱重增病，趨向真如也是邪。「紅樓夢寫妙玉走火入魔一段，用斷除煩惱趨向真如八字。這樣用典，真是妙到毫顛。但是這兩句話；究竟怎樣講呢？圓覺經云：「居一切時，不起妄念，於諸妄心，亦不息滅。」乃是正當消息。因此擬一聯云：「般般妄想，具百千萬種奇觀，由他去了。歷歷洪名，滅八十億劫重罪，在我為之。」能辨清這聯內他與我的界限，可望達到事一心境界。若理一心則無煩惱可除，無真如可向，取捨歷然無取捨，真常離相見真常。

古德謂淨業要訣，不離欣厭二字，欣極樂，厭娑婆，纔有往生之望。今人則多數反對厭世思想，惟不反對救世思想。有所不滿而後厭，亦有所不滿而後救，二者出發點本無不同。今人所謂救世，只是在造業方面，捨此取彼，不是佛教的救世。佛教救世，主要使衆生斷生死出輪迴，惟厭之極而後救之切。厭棄娑婆，經趨安養，不違安養，迴入娑婆，是大乘行人的當然行業。十方苦惱世界，過去皆所受生，未來皆所救度，亦不限於此

一娑婆耳。
又擬彌陀殿一聯云：「聞古德披牖宣言，說萬修萬去，願大眾竭誠精進，取上品上生。」

問：已知念佛之利，惟苦於沒有時間。答：這是世人的通病，古人所以建立清晨十念的方法。然而極忙的人，他可以說：雖清晨十念，也辦不到。現在更進一步，我們處在這個社會裏，每日無謂的應酬，不良的嗜好，乃至一切不必要的行事與談話，所銷耗的時間，移之念佛而有餘。若說我沒有這些事，所有一言一動，大者關於國計民生，小者涉及建功立業，然而你總不能睡覺。當睡時頭未着枕，醒時頭未離枕，總不能沒有雜念。這些雜念，多屬於財色的營求，恩怨的計較，若轉而默念佛號，不惟有助進修，而且有益養生，這是盡人可行而盡人行之不能至的。若說：我在睡醒後，所念無非國計民生，建功立業，所以不能轉而念佛。則此類自欺的人，不能談到修道，故修道自不自欺始。

念佛所起雜念，不出數種，或抱負未能施展，或恩仇未能了結，或眷屬未能如意，或名利未能稱心。念佛一法，正所以彌補缺憾，滿足企求與夫一切。則此種種雜念，恰可促成精進。蓮池大師說：「親得離塵垢，子道方成就。」就是彌補缺憾。「有日功行圓滿，天堂地獄橫行。」就是滿足企求，是則無一事不可由念佛解決，即無一事不可結歸念佛，雜念又何足為念佛之礙？

記數或定時念佛，每願迅速完畢，試問念佛能往生呢？不能往生呢？若不能往生，是為天下第一等不要緊的事，大可不作。若能往生，是為天下第一等要緊的事，大好時光，不作天下第一等要緊的事，還要作什麼事？所以必先有深信切願，然後才有篤行。

有工夫讀書謂之福，有力量行善謂之福，再進一步說：有工夫讀佛教的書更謂之福，有力量行佛教的善，更謂之福。然終不如說：有工夫力量念佛，才是澈底的福。身在塵網，苦於俗事牽纏，幸而能勻出僅有的時間念佛。而對這僅有的時間，或因他事待理，草率了事，或因淨緣難得，鄭重將事。所耗為同等時間，草率念佛與鄭重念佛，天淵之別。這個道理，人人都懂，為什麼草率而不鄭重，則由妄想使然。趙州云：老僧念佛一聲，漱口三日。不是反對念佛，正是鄭重念佛以成其為無上之福。常人則雜念紛起，草率了事，因而減少其福的成份。等而下之，以讀書行善代念佛，以讀世書，行世善代念佛，其福更少，再等而下之，以有功夫力量作惡造業為福，且有以不得遂其作惡造業而咨嗟歎息不可終日的，正是愚癡可憐之至了。

既已專修淨業，對於佛經所說一坐十劫，一念萬年，當然是求之不得的。然每日靜坐念佛，少則一二小時，多則三四小時，較之十劫萬年，不過斯須。尚妄想紛起，希望急速完畢。更何論於十劫萬年的悠久時間？這數小時的妄想，或為身家，或為名利，或為生死，或為得喪，若十劫萬年，世界不知幾經成毀，人畜不知幾度輪迴，冤親不知幾次酬償，眷屬不知幾番聚散，小者不能不被牽纏，大者安能置之度外？是所謂一坐十劫，一念萬年，雖能為而不暇為，雖願為而不暇為了。

「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怨更長。」豈止歡娛寂寞為然。奔走於功名勢力之場，馳逐於酬酢遊宴之際，直覺頃刻一日，頃刻一月，頃刻一年。若移此少數時間。用在念佛，爐香嫋嫋，檀日遲遲，雖一二小時，無異於一坐十劫，一念萬年。這雖是寂寞使然，而惟在善用其寂寞，一舉世盡從忙裏老，誰人肯向死前休。不是死前肯休的，不能領受這個境界。

一心念佛，不涉異緣。想要在功課裏屏除雜想，必須先在言行上屏除雜事。舉凡官爵名位配偶兒女田園財貨衣食遊樂等等，若都在馳念沾戀之中，而欲念佛時不作此想，斷不可能。所以蓮池大師有七筆勾詞，先勾去這些雜事，才能勾去這些雜想，行之既久，一心可望。

念佛時妄想稍停，即覺時間緩慢。東坡云：「無事此靜坐，一日如兩日，若活七十年，便是百四十。」這正是可喜的現象。世人好說消遣，處電光石火的時間，尚惟恐其不速，對於時間緩慢，更不願聞。他們常說「不作無益之事，何以遺有涯之生？」生既有涯，何待於遺？有益的事甚多甚多，何必作無益的事？學道的人，正因生之有涯而作有益的事，利用此緩慢時間，從容念佛。世間更無一事，比念佛更重要的。也無一事，比念佛更安適的。念一小時如一日固好，如一月尤好，如一年如一劫更好。在這一日一月一年一劫裏，遊心於十萬億佛土之外，迴旋於七寶行樹八功德水之中，是即同於諸佛神通境界，延促自在，於一刹那頃作無量佛事，能說念佛不是奇妙法門嗎？

黃龍禪師號死心，心豈能死，所死的只是念頭。試問吾人的念頭能死不能？若說能，則已與古德同一鼻孔出氣。若說不能，則石霜禪師所說休去歇去，休歇比死稍差一問，試問吾人的念頭能休歇不能？若說能，則仍與古德同一鼻孔出氣。若說不能，則則遺教經所說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，雖不休歇，尚可專一，試問吾人的念頭能專一不能？若說能，則仍與古德同一鼻孔出氣。若說不能，則難乎入道了。以上三個境界，第一最了當，也最難，二次之，三又次之。能一則不待二三，也必能二三。能二則不待三，也必能三。能三固不能一二，亦可漸近於一二。古人偈云：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句佛，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。這是由三而入。又云：「恰恰恰用心時，恰恰恰無心用，無心恰恰恰用，常用恰恰恰無。」會得此意，則一二三更無分別。

佛號歷歷，如一串明珠，當細體認。若明珠在手而視同瓦礫，也就是瓦礫了。然則怎樣體認，曰：憶佛念佛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種好，

光明無量，壽命無量，百千萬億陀羅尼門，皆從此出。每一句佛，都能這樣體認，漸有一心之望。

偶在靜中得句云：「不去不來三際斷，大休大歇一心空。」恨未能到此境界，若能則不但一切妄想無從生長，即色身亦失去執意，怎樣到此境界，只有老實念佛。

念佛人作功課時，每願見佛相好，試問正在這時，佛來接引，能撒手便行，毫無留戀嗎？因為這個緣故，應該對塵世諸事，預先安排，才能脫然無累。但這樣仍落第二義，夢幻浮生，不了即了。好比伶人演戲，正在繪影繪聲，唯妙唯肖，忽然天子下詔，授予一官，脫下戲衣，立刻赴任，臺上鑼鼓，臺下觀衆，都是不值再問的。

修淨業人，能不能往生，不需詢問知識，只自問思想行為，够得往生否？「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」若不自欺，洞然明白，若自欺則雖大德證明，高僧授記，濟得甚事。

念佛人遭遇逆境，更應痛念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急求出離，不可稍緩，因而加緊念佛。所以凡予我以橫逆的，都是大權菩薩，玉我於成，縱不感恩，尚何憤恚可言？

臨終感佛接引，為淨土宗一大特色。每天作功課時，應先存想若這時佛來接引，歡喜隨去，毫無留戀。若這樣想得透澈，不由矯飾。則不但名聞利養，恩仇得失，都是空花。即印經造像，參禪說法，無非幻境，不待排遣而自不為累。

雲棲主張念佛兼參是誰，後人頗有異議，光緒年間，玉峯法師（名古崑號慈西學人）著念佛四大要訣，一為不貪淨境，二為不參是誰，三為不除妄想，四為不求一心。由這四大要訣來推測，既主張不除妄想，參念佛是誰，即是妄想，又何妨去參呢？有人說：不除妄想，是聽妄想自起自落，參是誰則是單提一念，所以不同。那末單提一念，有碍於念佛，衆安交馳，反無碍於念佛，這個道理是很難揣測的。

雲棲的辦法，似由永明四料簡的有禪有淨而來。永明料簡，不見於所著書內。近代來果禪師語錄，述宗諍淨的話，逐句非駁，其駁有禪有淨云：「禪淨兩門，行決定別。參禪要成一團，念佛要成一片。一個團中，若稍有念佛的心，兩心不能成團。一個片中，若稍有參禪之念，早為兩片。有禪有淨土之法不能行世明也。」來公對於這樣駁語，雖然不作確定解釋，他的看法，似乎也似以料簡為出於偽造。料簡的真偽，姑不具論。禪淨能否雙修，實是一個重大問題。來公是過來人，我們固不應妄持異議，而雲棲也是過來人，為什麼獨倡雙修呢？我以為所謂過來人，只是經過一定途程而達到目的。猶如由鄉里到都城，凡已到都城的，都可稱過來人。而乘飛機的，不知火車的情形，乘火車的情形，不知輪船的情形。來公單提向上，對於禪宗以外的事，或者未暇深究。有人說：大悟之後，安有不知？我以為大悟只是悟澈心源，教理另是一事。來公的反對雙修，猶六祖之反對生西，都是不足怪的。

有人說：參禪貴疑，所謂大疑大悟，小疑小悟，不疑不悟。念佛貴信，所謂往生與否，由於信願之有無。疑則不信，信則不疑，怎麼能雙修呢？我說：參禪的疑，是疑念佛是誰，念佛的信，是信必生淨土，兩種心理，並不抵觸。前於第七節舉乘船之喻，一面鼓棹，一面研究，或已到岸而研究未畢，既得見彌陀，何愁不開悟，或研究透徹而尚未到岸，宗門諸祖透關之後，仍願往生西方，如龍舒淨土文所載是也。

念每句佛，隨即參叩是誰，是固一心二用。然念佛之時，妄念不停，一心豈止二用？若除念佛外但究是誰，是易多妄為一妄也。擬一聯曰：「照顧話頭，一任他識浪奔騰，境風鼓蕩，單提正念，當下是虛空粉碎，大地平沉。」有人批評這付聯語，以佛號為話頭，只說禪，未說淨。實則我的本意話頭指參是誰，正念指佛號。這且不論，究竟淨與禪怎樣分別？學淨土的只是多一項回向發願，俾與彌陀大願相應。但是蓮池大師說過，回向發願只可於早晚為之，餘時一心念佛，這也是以佛號為話頭了。彭二林居士發願文：念念皈依，時時回向，與蓮池大師之意不同。由淨一方面來說，參扣是誰是雜念，由禪一方面說，回向發願也是雜念，用這些雜念，代替了世間法的一切雜念，正是功夫進步處。



十善業道經講話

臺北民本電臺佛學講座廣播

幻亭

各位聽眾！今天的佛教之聲，由南亭法師繼續宣講十善業道經，下面是南亭法師的話，由本台代為播送：

各位聽眾！十善業道經，過去於十種善業中，已經講過了不殺生，不偷盜的兩種。今天講到

丙字下第三科 不邪行
行，是人們的行為，邪者，不正，不正當的行為叫邪行。不邪行者，就是不做不正當的行為。

按照十種善業的常規：第三應該是不邪淫。男女之間的性行為叫做姪。姪，為繁殖人類必須的行為，但高下等的動物，和人類有同樣的需要，人類的智能高於動物，假如沒有一個限制，則與禽獸的行為，有什麼兩樣。古時候的孟夫子曾經說過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！」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在人類的社會裡，關於男女的配合問題，在舊時代有禮教的約束，如同姓的男女，不可以結婚，同一血統的男女，更不可以結婚。在女的面，義不再嫁第二個丈夫；男的則正妻而外，可以有妾，但也得名正言順

又擬一聯云：鐵鍍鉛，木札羹，嚼出滋味，如意珠，金剛劍，了却蓋纏。見者仍以爲專說參禪，我的本意是兼指禪淨。下聯與其謂之偏於禪，毋寧謂之偏於淨，惟末四字尚未愜心。上聯確是禪淨共同境界，修觀想者除外。長時念佛，與長時參扣是誰不論專修或兼修，都是木札羹，鐵鍍鉛。妄想不停，即是於無滋味中，強着滋味，不成其爲木札羹鐵鍍鉛了。惟不強着滋味，而仍能嚼出滋味，才見工夫。蓋在妄想中，佛號與話頭，都不免若明若昧，甚至忘却。故不成爲木札羹，鐵鍍鉛。若暫停妄想，佛號不斷，話頭常提而感覺無聊，才是木札羹，鐵鍍鉛。無聊也是妄想之一，以一念代多妄。到了雖妄想不起而不覺無聊，就是嚼出滋味了。

日本白隱禪師觀水詩曰：「山下有流水，滾滾無止時，禪心若如是，見性豈其遲。」參禪是這樣，念佛是這樣，世間一切學術，都是這樣。孔子觀水，特重其不舍晝夜，意亦在此。孟子解爲盈科後進，乃是另一看法。我因此撰一聯云：「白雲藏梵宇，流水證禪心。」

近年應菩提樹雜誌之約，撰寫「佛教的步驟」，勉成以上十節。最後統觀全稿，對於步驟二字，頗欠發揮。若認爲一知半解，有助於啓發初學，請於印單行本時，改爲「佛教的輪廓」。以期文題相符。否則視爲秋風敗葉，聽其漸滅可耳。念生附識。

新時代的現在，則文明國家，皆有婚姻法，男女之間，各各不得重婚，可算是很接近佛法。大智慧的佛陀，洞燭到衆生的生死根源，由於男女之間的姪欲。而佛教最高的目標，是超脫生死。所以制定戒律。出家的沙彌比丘，全斷姪欲；在家信佛的男女，先斷邪姪。依據文明國家的法律，佛陀所制定的戒律，配合上社會道德，那就是除一夫一妻，合法的配偶而外，再與第三者有性行為，都叫做邪姪。我國舊社會上有兩句格言說：萬惡姪爲首，百善孝爲先。圓覺經上說：一切衆生，皆以姪欲而正性命。由於姪欲爲一切衆生，生生不已的源流，所以凡有血肉之身的衆生，沒有一個能離開姪欲的，一般的說來，就是生理上的關係。因爲生理的關係，假如沒有禮教來防範，聽其自然發展，勢必至人欲橫流，人類的無恥，尤甚於禽獸。因此，過去所說的忠孝節義的節，就是指女人的貞操而言。如果一個女人，不怕威脅不受利誘，無論如何，不事二夫，這就叫做節。在專制政府的時候，遇到這一類的女人，應該傳聖旨，豎牌坊，以爲獎勵。但這都偏於女人的一邊，而且即使女人，不守這個節，也祇是背後受到人的指